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燅悳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龔　果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

春秋

綱領

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初間王政不行天下都無統屬及五伯出来扶持方有統屬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到後来五伯又衰政自大夫出到孔子時皇帝王伯之道掃

地故孔子作春秋據他事實寫在那裏教人見得當時事是如此安知用舊史與不用舊史今硬說那箇字是孔子文那箇字是舊史文如何驗得更聖人所書好惡自易見如葵邱之會召陵之師踐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是别及後来五伯既衰溴梁之盟大夫亦出與諸侯之會這箇自是差異不好今要去一字兩字上討意思甚至以日月爵氏名字上皆寓褒貶如王人子突救衛自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

子因存他名字今諸公解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衛故書字孟子説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説得極是了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等皆看得地步濶聖人之意只是如此不解恁地細碎

問春秋曰此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為鑒戒耳其事則齊威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

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如書即位者是魯君行即位之禮繼故不書即位者是不行即位之禮若威公之書即位則是威公自正其即位之禮耳其他崩薨卒葬亦無意義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輿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

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叙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

人看春秋必要謂某字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

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為乎曰善談五行者為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為美為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

為烏可信也知此則知春秋之例矣又曰季子來歸以為季子之在魯不過有立僖之私恩耳初何有大功於魯又況通於成風與慶父之徒何異然則其歸也何足喜蓋以啟季氏之事而書之乎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

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林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為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為之義理最是斟酌毫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短長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為王道作耶為伯者作耶若是為伯者作則此書豈

足為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為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㨗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

問春秋一經夫子親筆先生不可使此一經不明於天下後世曰某實看不得問以先生之髙明看如何難曰劈頭一箇王正月便說不去劉曰六經無建子月唯是禮記雜記中有箇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其他不見說建子月曰
惟是孟子出来作鬧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便是
而今五六月此句又可鶻突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是而今九月十月
今之作春秋義都是一般巧說專是計較利害将聖人
之經作一箇權謀機變之書如此不成聖經却成一
箇百将傳因說前輩作春秋義言辭雖粗率却說得
聖人大意出年来一味巧出但将孟子何以利吾國

句說盡一部春秋這文字不是今時方恁地自秦師垣主和議一時去趨媚他春秋義才出會夷狄處此最是春秋誅絶底事人却都作好說看来此書自將来作文字不得才說出便有忌諱常勸人不必作此經他經皆可作何必去作春秋這處也是世變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春秋本是嚴底文字聖人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横流遂

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襃貶恰如大辟罪人事在款司極是嚴緊一字不敢胡亂下使聖人作經有今人巧曲意思聖人亦不解作得

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巳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

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耳

或問伊川春秋序後條曰四代之禮樂此是經世之大法也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也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為戒又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

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都不曾見國史

李丈問左傳如何曰左傳一部載許多事未知是與不是但道理亦是如此今且把来參考問公穀如何曰據他說亦是有那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復趙啖陸淳胡文定皆說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時當如此區處若論聖人當初作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擇之說文定說得

理太多盡堆在裏面曰不是如此底亦壓從這理上來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說只是一人只是看他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筆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閒

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已意所以多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且如觧經不使道理明白却就其中多使故事大與作時文荅策相似

問胡氏傳春秋盟誓處以為春秋皆惡之楊龜山亦嘗議之矣自今觀之豈不可因其言盟之能守與否而襃貶之乎今民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之時

而遽責以未施信而民信之事恐非化俗以漸之意
曰不然盟詛畢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俗不可得而善也故
伊川有言凡委靡隨俗者不能隨時惟剛毅特立乃
所以隨時斯言可見矣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
察遂書舉燭字於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
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

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以上語類十八條

春秋例目拜貺甚厚其間議論小國自貶其爵以從殺禮最為得其情者頃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非春秋惡惡短之義今已釋然蓋後来鄭大夫亦有鄭伯男也而使從諸侯之賦之說則當時諸侯之願自貶者固多但霸主必以此禮責之故有不得而自遂耳然其他尚有欲請教者便遽未暇大抵此經簡與

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假以數年未知其可學否耳答程可久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濶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便一向如此排定之說殺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却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絡受用則亦何益於事耶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

養切忌合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陿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録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答黄仁卿

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畧諸說之太煩且其前後抵牾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姑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諭以為

他處皆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愚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為無據也若只欲為塲屋計則姑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庶明白而不差也答龔惟微

所諭春秋難讀固然大抵令所可見者但程先生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然亦時有所謂隱之於心而未能愜當者況其精微之意乎此須異時別商量也答李

守約

某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
某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
問春秋義例時亦竊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
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
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為有感也近刻易詩書於
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紬詩書之序置
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

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
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
易詩書春秋為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
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
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
悉具異時有能放呂氏之法而為三經之音訓者尚
有以成吾之志也哉書臨漳所刊四經後○以上文集五條

經傳附

隱公

某親見文定公家説文定春秋説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元年。語類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

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元年○與張敬夫

春秋書正據伊川説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改

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國語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濶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攷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元年○答吳晦叔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令

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歳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十

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説矣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元年○答吳晦叔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攺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攺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

月十二月之說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

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舊文）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帝

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詢攷也。元年。答林擇之○以上文集四條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元年

惠公仲子恐是惠公之妾僖公成風却是僖公之母不可一例看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元年

陳仲蔚問東萊論穎考叔之說是否曰古人也是重那

盟誓又問左傳於釋經處但畧過如何曰他釋經也有好處如叔段不弟故不言弟稱鄭伯譏失教也這樣處說得也好盖說得闊又問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享之這也不可謂知人曰這樣處却說得無巴鼻如公羊說宣公却是宋之罪腦左氏有一箇大病是他好以成敗論人遇他做得来好時便說他好做得来不好時便說他不是却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這是他大病敘事時左氏却多是公穀却都

是胡撰他去聖人遠了只是想像胡説或問左氏果邱明否曰左氏叙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邱明元年

陳仲蔚説公矢魚於棠云或謂矢如臯陶矢厥謨之矢曰便是亂説今據傳曰則君不射則矢魚是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蛟之類何以見得夫子作春秋征只書征伐只書伐不曾恁地下一字如何平白無事陳魚不只寫作陳字却要下箇矢字則麽

遂往陳魚而觀之這幾句却是左氏自說據他上文則無此意五年

鄭人來渝平渝變也蓋魯先與宋好鄭人却來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但言輸則渝之義自在其中如秦詛楚文云變輸盟刺若字義則是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也六年○以上語類五條

桓公

問洽尋常如何理會是胥命曰嘗攷之矣當從劉侍讀之說自王命不行則諸侯上僭之事由階而升然必與勢力之不相上下者池録作如歷階而升以至於極蓋既無王命必擇勢力之相敵者共為之所以布於衆而成其僭也齊衛當時勢敵故齊僖自以為小伯而黎人責衛以方伯之事當時王不敢命伯而欲自為伯故於此彼此相命以成其私也及其久也則力之能為者專之矣故威公遂自稱伯以至戰國諸侯各有稱王之意不敢獨稱於

國必與勢力之相侔者共約而為之魏齊會於荁澤以相王是也其後七國皆王秦人思有以勝之於是使人致帝於齊約共稱帝豈非相帝自相命而至於相王自相王而至於相帝僭竊之漸勢必至此池錄云春秋于此蓋紀王命不行而諸侯僭竊之端也豈非其明證乎曰然則左傳所謂胥命於彌何也曰此以納王之事相遜相先也曰說亦有理三年

桓公有兩年不書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

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某嘗謂說春秋者只好獨自說不可與人論難盖自說則横說竪說皆可論難著便說不行四年七年

春秋書蔡人殺陳佗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弒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六年○以上語類三條

莊公

問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

寫在如何見他識與不識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興復讐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别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〇十三年〇語類

閔公

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弒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於立僖公也先生曰縱失慶父之罪小而季子自有大惡今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殆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迹付諸後人之公議耳若謂季子為命大夫則叔孫婼嘗受命服何為書名乎元年。語類

僖公

問齊侯侵蔡亦以私如何曰齊謀伐楚已在前本是伐楚特因以侵蔡耳非素謀也問國語左傳皆是左氏編何故載齊桓公於國語而不載於左傳曰不知二書作之先後温公言先作國語次作左傳又有一相識言先左傳次國語國語較老如左傳後看之似然

四年

壯祖曾聞長上言齊威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者盖

威公每事持重不是一箇率然不思後手者當時楚甚强大僭王已非一日威公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罪服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楚哉及聞先生言及亦以為然四年

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他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耳後又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然克之罪則在中立今左傳中却不見其事國語所載甚

詳十年

問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初晉獻公欲廢太子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略不能諫君以義此大段不是里克丕鄭謂從君之義不從君之惑所見甚正只是後來却做不徹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他不得便用自死令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事便了便是他只要求生避禍正如隋髙祖篡周

韋孝寛初甚不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反敎他添做幾件不好底事看史到此使人氣悶或曰看荀息亦有不是處曰全然不是豈止有不是處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文蔚曰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説獻公在日與他説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来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十年

吳楚盟會不書王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

於諸侯盟會則未必稱也二十一年

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悞亦未可知又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荅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詞温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詞者恐亦非是二十五年○以上語類六條

問侵曹伐衛再稱晉侯先生側邉批云此正是晉文譎處恐非貶辭蓋圍宋之役二國雖不與而其從楚則一也晉文不先

加兵於陳蔡鄭許而先侵曹伐衛或是當時事勢有未可者豈有楚人暴横諸侯皆南向從楚而得一諸侯用兵以張中國之威春秋遂遽貶之乎先生側批云康節論五霸功罪之意得之今以楚人救衛為善楚貶晉而成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例則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為罪趙盾何也既罪趙盾何以又書救乎學春秋者固不可執定例以害大義也至於下書執曹伯畀宋人衛侯出奔復歸與元咺

等事則晉侯無所逃責矣曰有難言者二十八年○答萬正淳○

文集

宣公

宣公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春秋之責宋鄭正以其叛中國而從夷狄耳中間諱言此事故學者不敢正言今猶守之而不變此不知時務之過也罪其貳霸亦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特罪其叛中國耳○十五年語類

成公

問胡氏傳欒書弑晉厲公事其意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曰舊亦嘗疑之後見文定之甥范伯達而問焉伯達曰文定之意蓋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殺也洽言傳中全不見此意曰文定既以為當如此作傳雖不可明言豈不可微示其意乎今累數百言而其意絕不可曉是亦拙於傳經者也十八年

楊至之問晉悼公曰甚次第他才大叚髙觀當初人去周迎他時只十四歲他說幾句話便乖便有操有縱才歸晉做得便別當時厲公恁地弄得狼當被人攛掇胡亂殺了晉室大叚費力及悼公歸来不知如何便被他做得恁地好恰如久雨積陰忽遇天晴光景便别赫然為之一新又問勝威文否曰儘勝但威文是白地做起来悼公是見成基址某嘗謂晉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都做得事都是一

做便成及才成又便死了不知怎生地十八年○以上語類二條

襄公

楊至之問左傳元者體之長等句是左氏引孔子語抑古有此語曰或是古已有此語孔子引他也未可知左傳又云克己復禮仁也克己復禮四字亦是古已有此語九年

問左氏駒支之辯劉侍讀以為無是事曰某亦疑之既曰言語衣服不與華同又却能賦青蠅何也又太子

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擴掇申生之死乃數公也申生以閔二年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數公議論如此獻公更舉事不得便有逆詐億不信底意思左氏一部書都是這意思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這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某嘗讀宣王欲籍千畝事便心煩及戰國時人却尚事實觀太史公史記可見公子成與趙武靈王爭胡服甘龍與衛鞅爭變法其他如蘇張之辯莫不皆

然衛鞅之在魏其相公叔痤勸魏君用之不然須殺之魏君不從則又與鞅明言之鞅以為不能用我焉能殺我及秦孝公下令鞅西入秦然觀孝公下令數語如此氣勢乃是吞六國規模鞅之初見孝公說以帝道王道想見好笑其實乃是霸道鞅之如此所以堅孝公之心後來迂闊之說更不能入使當時無衛鞅必須别有人出来觀孝公之意定是不用孟子史記所載事實左氏安得有此十四年

問季札胡文定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溫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曰可以受可以無受十四年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二十九年○以上語類四條

昭公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邱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

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晳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

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六年。語類

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利其國而誘殺之也故名胡氏謂蔡般弑君與諸侯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楚子若以大義唱天下奉詞致討其弑父弑君之罪謀於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愚謂諸侯與通會盟者楚子為之會主也以弑君之賊會弑君之賊同惡相求非惟不能討其罪亦不敢討其罪矣今欲圖其國而殺之惡人之常態也是烏可於

十有一年之後責楚子以唱大義以討殷楚子未暇治也而又責其討殷典刑紊矣曰甚善十一年○荅萬正淳○文集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左傳作形字觧者胡說今家語作刑民注云傷也極分曉蓋言傷民之力以為養而無饜足之心也又如禮記中說者慾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為是蓋有字似者字物字似慾字其字似有字兆字篆文似開字之門必

誤無疑今欲作有開解亦可但無意思耳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漢鄭元與王肅之學互相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攷援得好處。十二年語類

問嘗讀歐陽公論許世子止之事未免疑之及讀胡文定公傳未足以破其疑洽繼而攷之左氏公羊之傳自明但後人因穀梁不嘗藥之說遂執此一句以為止之罪如此而已殊不攷左氏曰許悼公瘧飲世子止之藥卒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此可以見悼公

之死於藥矣當時之事雖未有明文而洽嘗觀近世治瘧者以砒霜鍜而餌之多愈然不得法不愈而反殺人者亦多矣悼公之死必此類也不然當時所進非必死之藥止偶不嘗而已則公羊何以謂之藥殺世子何為遽棄國而出奔孟子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蔡般者過與故之不同耳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

可過也如此觀之似足以正近世經傳之失而破歐公之疑不識先生以為如何曰胡文定通旨中引曾吉父說如律中合御藥誤不如本方造御舟誤不牢固之類已有此意矣但攷之於經不見許止棄國出奔之事不知果何謂也十九年○荅張元德○文集

春秋上辛雩季辛又雩公羊為昭公聚衆以攻季氏此說非是昭公失民已久安能聚衆不過得游手聚觀之人耳又安能逐季氏昭公季氏事見左傳極有首

尾公羊子特傳聞想料之言耳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以解春秋既為謬誤又欲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之下一段問荅以為為昭公逐季氏而發者則又誤之甚矣此弊蓋原於蘇氏問社之說而近世又增廣之也嘗見徐端立文說曾以蘇說問尹和靖和靖正色乆之乃言曰解經而欲新竒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二十五年○偶讀謾記○文集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詞

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二十六年語類

定公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却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箇人来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過忽然被一箇人恁地硬振他如何不動

十年

聖人隳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强也正似唐末五代羅

紹威其兵强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
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
隣鎮所欺乃方大悔十二年○以上語類二條
問太子蒯聵得罪靈公出奔晉趙氏靈公嘗遊於郊謂
公子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靈公卒夫人奉遺命而立
郢郢以輒在為辭於是國人立輒輒立十二年輒出
亡蒯聵入是為莊公莊公立三年而出奔友恭竊詳
此事妄意謂輒不顧其父而自立固已失父子之義

矣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乃因豎良夫及孔悝母刼悝升臺而盟立之是不用先君之遺命父子君臣之義俱失之矣然則宗國所宜立者何人其必郢乎當郢辭國之日國人立輒之時輒能逃去則郢無得而辭蒯聵亦無復君衞之意及夫蒯聵既入良夫悝母相與刼悝是時悝能守之以死則蒯聵安得而立哉惜乎孔悝不知出此一切付之無可奈何此蒯聵所以立也雖然天下豈有無父子君臣之國哉宜乎蒯

聵未幾而復奔也曰此論大槩得之但謂輒逃去則蒯聵無復君衛之意及蒯聵既立而復奔者非是蓋輒自當逃去非欲為是以拒蒯聵之來也蒯聵脫或能守其國亦不可知但義理自不是耳不必如此牽合也又問孔悝有母不能禁而使之為亂及為衛之臣又不能有所立以子路之賢為其家臣其事如何心甚疑之亦何所見而如此乞賜教曰聖人之門不使人逃世避人以為潔故羣弟子多仕於亂邦然若

子路冉有之徒亦太不擇矣此學者所當深戒也

年○答潘端叔○文集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六